



关于 一个诗人

GUANYUYIGESHIREN
SHIGEPINGLUNJI

晓雪 张同吾

陆健 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关于一个诗人

晓雪 张同吾 陆健 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 1/4 插页 2 字数 1720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6-2474-1/I·2209 定价:14.00元

目 录

我歌此诗闻者愁.....	无 影(1)
手相:人类的命运	无 影(6)
人的力量 心的灵视	单占生(10)
为真诚的童心祈祷	吴元成(19)
序《窗户嘹亮的声音》.....	〔新加坡〕周颖南(22)
评点《名城与门》.....	程光炜(25)
这个冬天美丽的声音	瘦 谷(35)
为谁而祈祷	刘士林(39)
《世事风尘》和陆健的人物诗作	杨吉哲(44)
与“欧亚之王”联手	刘士林(47)
杰出的陈述	杨吉哲(51)
关于《名城与门》.....	〔日本〕田 原(56)
艺术的自觉	杨吉哲(59)
《名城与门》散论	杨吉哲(62)
阳光和语言	田 桑(70)
陌生的阅读	许俊德(73)

文化苦旅	刘士林(81)
诗,视觉、情感与心智的咀嚼	杨吉哲(87)
别开生面,不同凡响	晓 雪(100)
做一件合体的嫁衣.....	陈 勇(107)
独自叩门.....	冯 杰(110)
对着暗灯.....	陈 超(112)
穿越过名城之后.....	南 野(115)
关于《名城与门》的一封信.....	吴思敬(118)
诗的建筑.....	吴开晋(120)
诗荡文化江海的启悟.....	张同吾(126)
陆健与门.....	商 震(131)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刘士林(140)
名城根儿独行的“卜者”.....	呢 喃(150)
一九九一年歌唱爱情.....	刘士林(160)
燃烧远远不只是一次命名.....	者 斯(166)
诗城独门.....	沈 奇(177)
显现与澄明.....	耿建华(190)
认识《北京阿坚》.....	叶 舟(199)
诗意的探寻和回答.....	康 丽(209)
读《一个人的时候》所想到的.....	邹静之(216)
释放与皈依.....	李 犁(220)
《爱的爪痕》后记.....	陆 健(226)
《名城与门》自序.....	陆 健(229)
我们身边即是远方.....	陆 健(231)

用全部的自己去拥抱一小片世界.....	陆 健(234)
我心中默念的名字.....	陆 健(237)
论诗歌的艺术精神.....	陆 健(241)

我歌此诗闻者愁

——读陆健的诗《相思树》

无 影

相思，是一种模糊的交叉的情感建构。在我国古代的语义环境中，那显在的爱的表征意义层下，就潜在着比相思的语意信息更多更复杂的信息流，潜在着象征层面上的泛相思——对理想与美的思慕与向往。这泛相思常为文化条件所囿，所以古人多以此抒写心灵的悲剧。这悲剧又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以和谐为主体的传统人格的过滤，便成了那种美而不刺、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像古诗《蒹葭》，它之所以千古流芳，就是它包含着泛化的超越了自身特定的具体历史内容而生成为人类观照自身的一种普遍精神的象征物。读完了《相思树》，我仿佛又看到了那种古老的心态的同构。这使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古老的心理背景溶合起来，呈现出一种历史厚度与混沌的深蕴。

从诗的表层来看，《相思树》从以我观物的客观化开始，运用了极为富丽的想象与极其淡泊的语势向我们讲了一个平凡的人生故事，一个关于幼年经验、关于少年、关于……的故事，这很平俗的故事如何经过作者的艺术知觉写出了“这一个”

“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相思树”，那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炽烈的痛苦又怎样透过作者深厚的性情达到了人淡如菊的美学境界，这不能不使得我们思考。

不难发现，《相思树》是由多结构层次、多空白选择组合的一个自足的整体。作者在结构布局中，在艺术技巧上，在写事与造境中确有一番苦心孤诣。作者把自己全部爱的痛苦与忧伤只通过淡淡的触景生情、淡淡的回忆、淡淡的想象与淡淡的沉默白描出来，而把那浓重的哀怨浓重的失望浓重的人生憔悴感留给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颤栗了。

《相思树》的第一节直叙我来到南方的相思树下，带着我的存在背景——北方的天空。北方的天空上有些什么，不知道。只是历经了“太阳”、“长江”这些宏伟的空间意象与时间意象后，使“我”也物化为一棵“相思树”。歌德在评价鲁斯画的羊时曾深刻地说自己“深信画家自己也变成过羊”。我也深信，我们的诗人不无痛楚的自白：“我也是一棵相思树呀”正是真诚地从灵魂里溢出的音响。

杜威说过：“想象力是结合艺术品里一切因素的能力，它把各个不同的因素造成一个整体。”在这里，我们只需稍加审视一下下面这段诗的意象结构，就可窥见诗人这种不凡的结合能力。“我来自北国。车轮载我/跨过长江。太阳/那天上的飞轮/也驮起北方的天空/慢慢往南飞。”作者将“北国”、“天空”这样大而无当的意象与具体而微的“我”、“车轮”组合在一起，正体现了东方的天人合一的哲学风度。在这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我”由“兀立树下”慢慢地演化成相思树，于是，感情历程便在这茫然而空旷的世界大舞台上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是倒叙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北方不再有天空了”。这起句的笔路读来确有令人心折的味道。北方只有“我的思念/围笼了城镇、旷野/上面嵌着晶晶亮的时间”。这是多么痴、多么要命的感情呵，连我们民族心理中的“彼上者苍”都不要了，只有这感情留在宇宙中闪亮且不朽，其深层意蕴正是那种促使人类进化、促使人类追踪一切的追求欲与向上心的裂变。然而这一切的原始构成只是一个少女，她“曾在不生菠萝的地方/送了大半个菠萝予我。”这菠萝不仅暗合了前边的南方与相思树，而且在感情流程中兑现了《白雨斋词话》所极誉的“神圆”，使感情“灌注在新的形象里伸展。我想这菠萝也不仅是作为植物学的意义了，也许还叫“我”知道了一件从不知道、不太知道、越来越知道的东西。我想这菠萝还有点神，像古书上讲的息壤，否则，“如今”肯定早已长大的“我”为什么还被“胀得满满的”，这就是精神的永恒性，无往不返呵。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空白，就是那“草坪”上的故事的中断，也许那原因毫不足道，只是诗人不能继续进行人生的自我求证了，只好自我设计一个理想的形象，来补偿心理的损失以谋求平衡。这便是下面的虚拟的故事。

如果说前两节还带点儿学院气，那么接下来的第三节用的几乎都是口语，都是经过“简化”与“构图”后的直现感情的艺术语言，达到了老子所讲的“希言自然”的美学情趣。前面写“我”与“北方的天空”都慢慢地飞向南方，而心却在北方的星翼下看护、寻找着，这正表现了一种“仆夫悲余马怀兮”的深刻的眷念。“为什么星辰/忒像眼睛”，这正道出了一种普遍的人生个体对自己理想中的爱与追求的永恒观照，然而由于岁月

人事，由于道德与人伦观念，由于种种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只能把自己和人性的要求作为“荒诞想象”，只能默默地“不作回答”，只能回避现实“悄悄退入里间的小屋”，但仅仅是退入而已吗？不是的，也许心灵的悲剧就在这不可逾越的“小屋”内演着、冲突着、鏖战着，直到这肉体不复存在。

罗曼·罗兰认为：“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是最狭隘的；它的强力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的特征，在于他的生命的气息”。是的，像这种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矛盾太普遍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许是最不可解决的人生悲剧。所以我们的作者便以优美的、自言自语的内心独白，以又一种恬静的梦幻圆掉了这段自己的梦幻。“我衷心地祝她幸福/祝她的梦莫要飞来这里”。这也就是说“我”也和“悄悄退入里间的小屋”的“她”同是心灵悲剧者，所以也只能作“菠萝林外”的相思树，而且“永远默默地”接受感情的十字架。这“仿佛生命的气息吹嘘过”的相思树，终于由红尘遁向渺渺无垠的自然了。我们可以明白泰戈尔说的“脆薄的宁静”矣，世界原是这样构成的。

但是，我们读后又有些遗憾，难道现代人就这样忍受着这古老的“在水一方”的命运吗？也许就为这最后的“默默地”这过于深深的忧患，使这首现代诗作所表现的人生意蕴与文化意蕴都嫌不足了些。

其实还可以想象，那个少女也许不是真有名有姓的，况且这些已没有了必要，而是作为一种理想的象征物作为一种超越诗人自身特定历史环境的凭藉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象征积累在人类的内心世界中，也就是说诗人“给我们唤起的生动的

概念……使我们完全忘记在这里所用的媒介——文字”(莱辛：《拉奥孔》)。还有那个“菠萝林”的出现，也说明了人们往往由于一件小事使整个人生富有起来，都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根源，其中的甘辛，也是难与言说的。

通观《相思树》的逻辑结构，是一种双向逆反式的行程。从开始的由人限制在“长江”、“北国”等时空背景中，到最后内化了的“菠萝林”、“相思树”全部排斥了时空背景，只有诗美在整个宇宙中膨胀着，膨胀着……

正是人间万事莽悠悠，我歌此诗闻者愁。谨作一闻不足贻笑了。

(原载《诗神》1986年10期)

手相：人类的命运

——读陆健的诗《手》随感录

无 影

—

同是《蒙娜丽莎》，同是《蒙娜丽莎》的手，达·芬奇画给人的是温暖的，和谐的，叫人想流泪的赤子情怀，而后期印象派画家杜尚却把它变为鹰爪形的、恶毒的、嗜血的兽的感觉。且暂不理论其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脉，这两双手不就是两种面孔吗？正如诗人所悟：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如果你略微留意/便能看到许多表情。

我们知道，史前人类经过几十万年的努力，才使他们的手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的有机部分。即：“手变得自由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种自由就是说，人类的手，不再是受生存环境的制约而被动地回应，而是它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在手上面，仍然积存着愚昧、野蛮和缺憾，积存着泪痕，创伤和文明的重荷，但与这些悲哀一同生长出来的人的

理性,良知和优美的爱情,又生成了一种能够控制受本能驱动的自然之手的意识之手。由于她,人类才能够创造不朽的艺术和美,才能反抗命运和自然。

二

陆健在发觉了此秘密后,他没有停步在个别的表象的分析研究上,而是把人类的命运还原为几种最简单、最原始和自明的“姿势”给予了读者:伸开,攥起、自然地垂着,停顿在半空,颤抖着背过去等,通过这种工作,陆健介入了人存在的领域,因为这些姿势毫无疑问地表现了人的内在生命情绪。而且由于它们的简单和不被充分展开,激活了我们的感觉和灵性,为审美提供了足够的参与空间。

三

现代文明的荒原状态的发现,成全了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但超越荒原之路却始终没有找出。但也都知道人类需要爱,需要拥抱、抚摸、握手,来替代对刀戈的、语言的相互伤害的回忆。心灵生活经过长期隔膜,猜忌,谎言,盲目冲动和攻击,已经变得如此虚弱和紧张,使人类对爱有种痉挛般的渴求。忧伤的舒婷也说过:“需要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这种普遍的焦虑,要求我们要给手赋予更多的工作和使命,因为,像陆健所感觉到的,只要手握住,就会在荒漠的心中产生降雨。人的焦虑和孤独,通过爱的接触,就变成了清凉的,泪一样的

雨水，洗洁过去年代的忧愁和被荒原玷污了的人的形象。

四

手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也是每个新文化童年的摇篮。人类的命运就在自己的手心，从夏娃摘下知识的苹果起，人类为自己的手吃尽苦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得悟破，泰玄之机。但值得骄傲的是，人类小小的手，也创造出了参赞化育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在今天，在这个世界历史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人类的手，它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它将怎样做出下一个动作，下一种表情呢？

也许，这些动作和表情将有成千上万只手共同完成，但它们共同意识、精神，却常常在一双手上预示出来，而人类过去和未来的所有目光，都会凝聚在这双手的关节和肌理上、动作上。这正如伦伯朗在艺术史中的一个瞬间。“在那一个晚上，当伦伯朗还在绘画（指《三个十字架》）的那个晚上，一切光荣的幽灵，包括史前穴居时代的艺术家们的幽灵，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只颤动的手，因为他们是重新活跃起来，还是再次沉入梦乡，就取决于这只手了。”（马尔罗：《沉默的声音》）

五

由于诗人本身的素质，使他们的思路在哲学之谜和文化之障碍中间，流畅地流动着，并时时激起灵感的雪浪。请看，手又变成了沃土，变成了旗，也变成了向文明和未来的敬礼。手

怎么能变成沃土呢?这就是说,由于手的动作,由于人的生命。美感和优秀品质通过细小的指尖传递给死的自然,这也正是人化自然的意蕴,诗人在抽象和具体之间,用自己的感觉的手指,沟通了人和自然那条割断的脐带。

六

维纳斯,是断臂的,诗人却说:谁不说它美呢?想想呵,那断掉的该是两条怎样洁白、温润、美丽的玉臂和纤纤素手呀!我常感觉,维纳斯的断臂形象,实际上是人类再肖似不过的象征了。由于机械的文明、艰难的谋生,有多少双手被迫放弃自己向往的动作和姿态,而去做与心有违、与心有愧的事情,有多少手,因为手内的文明与愚昧的不平衡,自己的手给自己结网,挖陷阱、做枷。人类实际上总有一种理想的手被折,被束缚,被窒息在黑暗中。或是人的社会之手统治自然之手,或是自然之手破坏社会之手,而如何协调自然与社会的冲突,就成为艺术之手,成为诗人和文学艺术家的哲学和道德良心。

(原载《文艺百家报》1987年12月27日)

人的力量 心的灵视

——读陆健的诗随感

单占生

陆健的诗有点涩，并且，他还大有越写越涩的势头。这涩表现在字句上，也表现在气韵上。他力图用恰能表现他的内心深层的内象世界的语言来组成令人惊奇、耐人寻味的诗篇，可他的诗笔却不能使他像庖丁解牛那样游刃有余。但是，陆健的诗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他的诗，带着他这位青年诗人特有的力感——坦率、诚实，并带有几分辛辣，向着自己人的心灵渗透。

A：“河蚌把珠子裹进黛青色的外壳”

从八二年开始，陆健写了二百多首诗，有两个诗集，分别获得过“《飞天》首届大学生诗歌奖”、“首届《诗神》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星星》诗刊优秀作品奖”。他的诗，我没有全读，只读了两个诗集《相思树》、《变形画》里的诗和近期发表的几组诗，总共不足一百首。这个数目不算大。但是，在读这些诗

时,却让我花了不少精力。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诗与他的脾气一样倔,不花点气力,是打不开缺口的。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创作,是一种严肃的生存。诗这东西,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游戏,而是竭尽诗人痛苦的执著,艰难的磨炼和耗尽灵肉得来的升华。因此,不付出点代价就很难读出点味道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可以这样说,“河蚌把珠子裹进黛青色的外壳”,是他的诗句,也正是他的诗的特点。从艺术感受上说,他的诗有一种黛青色的冷峻。以掌抚之,芒刺如针。他用诗对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艰深的人生在你身上结成的穴道上点点探探,使你尚不及因针感的熨贴把轻松在脸上展开时,又不得不随着针感的酸沉而扭歪了面型。“狐狸自忖:他们说狡狴, /莫非是我下巴太尖的缘故? /于是,它盼望自己生疙瘩”(《林里河边》)“一次又一次/我戴上帽子/被误认为脑袋”(《一次又一次》)。诗人告诉读者,人自身和社会不正之风对自己的双重裁割,会把你完全改变一个样子。诗人用诗逼视着你问,你有同感吗?当你有了同感之后,在你的肌肤里,是否游过一丝冷辣硬涩的阴热?误入“魔幻”,遇热遇冷都会清醒一些的。读陆健的诗,你会不时感受到一种诙谐。他驾驭着自己的诙谐意识选材铸诗,嘲人又嘲己。可就在嘲己的同时,取得了对命运的征服。因此,他的诗始终是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很少表现少年早熟的新式悲观。从一个侧面看,他的诗具有一种敢于迎击飒风箭雨的硬汉子气。这种硬汉子气,来自诗人自身所向往并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人格内驱力和社会责任感。这种人格内驱力和社会责任感驱动着他去探索那些向他迎面扑来的一个个社会问题,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他的目光,以使他严厉的目光

不至在铁样冷峻和火样热烈的社会现实面前受挫或熔解。《美丽天真善良和悲剧》、《魔幻小说》、《就读》、《孩子的疑问》、《艺术的人类》等诗作，就是他对社会生活真谛探索的结晶。在这些诗作中，他让人感受到：人生，是严峻的；世界，“终归是可爱的”。可以说，这是诗人用汗水与心血凝成的严肃思索，而不是把诗的调门急骤尖拔之后的噪语。

在陆健的诗作中，探询最多最力的是他自己。与其他诗人的自我探询不同的是，陆健在进行自省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与外界绝缘的真空中，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复杂的包括他自己也正在参与着的社会大世界中。可以这样说，他追求的这个自我，不是一个干瘪的空壳，而是一个丰实的主体。正如他对社会的探讨尽管严厉但却不是用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他对自己的探讨也不是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而是用一颗能游刃于脉流于骨缝的刚正的心灵。尽管他曾用非常辛辣的文字讽刺自己、嘲笑自己，但他并不“叹息”，因为他能处处感受到母亲的“微笑”；也正因为他的根基深植在母亲那宽厚的胸怀之内，他才敢把自己“放在一个托盘里，端到太阳底下”，毫不畏惧地展示自己那“一具伤损的身躯，一颗经历了缝补的头颅”（《失去》）。他让人们看到，这个陆健，曾被一条条铁的逻辑“修改过”，同时也“正在渡过被修改的年龄”（《我正在渡过被修改的年龄》）；他的心曾被爱胀满过，同时至今还在默默地爱（《相思树》）；他绝望过、厌倦过，同时也“厌倦”了“厌倦本身”（《失去》）；他曾经“清雅”过，同时也被“清雅”“弄得不胜疲劳”。因为他忘不了黄河岸边“那以严峻和慈爱层层包裹”他的小城（《在太湖想黄河》）；他也曾有过“走不动”的痛苦，怀疑过自